

《禮儀的精神》導讀

導讀目錄

壹、緒論

- 一、作者簡介
- 二、本書的寫作背景
- 三、作者成書的意向

貳、全書大綱及重要概念

- 一、大綱
- 二、重要概念
 - 1. 基督徒禮儀與基督信仰的內在關係
 - 2. 基督徒禮儀的真正基礎
 - 3. 基督徒禮儀對參禮者的道德要求
 - 4. 基督徒禮儀的三個特徵
 - 5. 基督徒禮儀、宇宙及救恩史的相互連帶關係
 - 6. 祭台的坐落方向
 - 7. 感恩祭－聖道禮與聖祭禮的融合
 - 8. 儀式的意義
 - 9. 「主動參與」的真正意義
 - 10. 十字聖號
 - 11. 禮儀與宗教情感及本地化的關係

叁、結論

《禮儀的精神》導讀¹

輔大神學院研究所二年級 李德蘭

壹、緒論

一、作者簡介

本書作者拉辛格樞機（Joseph Ratzinger）於一九二七年生於 Markt am Inn。他曾是好幾所不同大學的神學教授，也是梵二大公會議的專家之一。他在被晉升為慕尼黑的主教和樞機之後，於一九八一年又被任命為教廷信理部的部長。在其任職內，信理部力圖給神學研究指出方向，也設法答覆基督信仰當前所面對的問題。此外，他亦十分關懷禮儀的問題，在這方面有許多論述，本書就是其中之一。

二、本書的寫作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教會的禮儀就好像有內涵、卻為不同的事物所遮掩的壁畫，其美麗、豐富和偉大，鮮為人知。Romano Guardini 於 1918 年復活節出版的一本小書「論禮儀精神」（“Sobre el espíritu de la liturgia”）啟動了之後一系列有關教會禮儀的書——「祈禱的教會」（“Ecclesia Orans”）——，而成為德國「禮儀運動」的肇始。Guardini 的這本著作對於重新發掘教會禮儀之美、其深藏不露的豐富內涵、及其超越時空的偉大，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它並且使禮儀變成教會及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核心。它使教會內的人士努力以「更符合其本質的方式」來舉行禮儀（de forma más esencial）²（這是 Guardini 本人最偏愛的一種說法）。什麼是「更符合禮儀本質的方式」？是由禮儀內在的要求和精神來了解它，把它視為由聖神所啟發和帶領的祈禱；藉著它，基督得以重新成為我們的當代人，得以介入我們的生命。通過禮儀運動和梵二的禮儀改革，那幅被遮掩的壁畫得以被揭開，其美麗得以彰顯出來。但現在，經過一些不合宜的改革後，禮儀再一次面臨被毀的危機，因此如果不採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小心翼翼地對待它，重新去了解其訊息、其事實的話，它的後果將不堪設想；它會完全毀壞倒塌。

三、作者成書的意向

本書作者就是願意藉著這本小書，幫助讀者以一種更新的方式去了解禮儀，就如同 Guardini 在其時代藉其著作所欲達到的一樣。也因此，他有意地選擇了本書的書名，令人一看就馬上記起 Guardini 在禮儀神學上的經典之作。所不同的只是時空的轉移：從 Guardini 的第一次世戰後的歷史處境，轉換成我們如今所處的危機中、所等待的希望中。作者的目的是提供一個有系統的科學研究或探討，而只是願幫助我們了解教會的信仰，並知道在禮儀中該以怎樣的方式才能合宜地慶祝、舉行這

¹ 筆者所參閱的是西班牙文版：JOSEPH RATZINGER, *El Espíritu de La Liturgia: una introducción* (Madrid: Ediciones Cristiandad, 2001).

² 參閱本書 29 頁。

信仰。作者也希望本書如同 Guardini 的著作蔚為一個影響深遠的「禮儀運動」一樣，可以帶動一個「更朝向禮儀的運動」(un movimiento hacia la liturgia)，使教會所有的禮儀慶典無論在內在或外在方面，都更符合其本質和精神。

貳、 全書大綱及重要概念

一、大綱

全書共分成四部分，茲循序指出每一部份的子題。

第一部份 禮儀的本質

第一章：禮儀與生活：禮儀在現實生活中所佔的地位

第二章：禮儀—宇宙—歷史

第三章：從舊約到新約：基督徒禮儀的形式取決於聖經中的信仰

第二部分 禮儀中的空間與時間

第一章：有關禮儀與時空的關係的幾個問題

第二章：神聖的處所：聖殿的意義

第三章：祭台與禮儀中的祈禱方向

第四章：聖體的保存

第五章：神聖時間

第三部份 藝術與禮儀

第一章：聖像問題

第二章：音樂與禮儀

第四部分 禮儀形式

第一章：儀式

第二章：身體與禮儀

1. 「主動參與」
2. 十字聖號
3. 姿勢
 - 3.1 屈膝叩拜(*Postratio*)
 - 3.2 站立與坐下。禮儀與文化。
4. 手勢
5. 人的聲音
6. 祭衣
7. 材料

二、重要概念

（一）基督徒禮儀與基督信仰的內在關係

我們可以以下四點來說明這個關係：

1) 基督徒的禮儀不單純是把猶太人會堂內的敬禮基督化而已。從神學的角度來看，耶路撒冷聖殿的毀滅是必須的，因為聖殿的地位將由復活的基督所取代：復活基督的身體才是普世萬民敬拜天主的真聖殿。耶穌要帶領萬民行的是新約的祭獻，即“logike latreia”（「以logos所做的朝拜」）。“Logos”是言語、道、真理。所以耶穌要藉著祂的祭獻，帶領祂的子民「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若四 23）。這也是聖保祿在羅十二 1-2 所提的「心神的敬禮」。事實上，「言的祭獻」（el sacrificio del logos），以及彌撒中的「聖道禮儀」，指的都是這種把人的身體當作生活、聖潔、悅樂天主的祭品的合理敬禮。

2) 基督徒的敬禮(el culto cristiano)是具有普世性的。這可從第一點引申得知。舉行感恩祭指的是，使人朝拜那涵蓋了天地、並藉十字架和復活將自己向人敞開的天主。基督徒的禮儀從來不是先出於某個團體、圈子、甚或地方教會；它是基督自己主動來與人相遇的那個會晤。而基督願意使人類合而為一，形成惟一的教會。

3) 用來表達基督徒禮儀最合適的短格式，可說是聖保祿所說的「以『言』所做的朝拜」（“logike latreia”），「心神的敬禮」（el culto espiritual）。舊約所有的靈修運動，以及人在宗教上的一切尋找和天的答覆，都匯集到這一概念裡。萬物中的logos，及人內的logos，都與那降生為人的聖子、真正而永遠的「道」、「聖言」（el Logos）相遇了。「感恩祭」（la Eucaristía）因此可說是“logike latreia”更精簡的格式，因為它提到的是在降生成人的奧蹟內，在基督的十字架和復活內，人對天主所做的朝拜。

4) 基督信仰的禮儀一方面是天主一切許諾完成的禮儀—在其中，整個人類宗教史中的尋找達到了其目標—，同時它仍是懷抱希望的禮儀(liturgia de la esperanza)，意思是，它仍具有暫時性。禮儀就如同新聖殿一樣：新聖殿已經臨在，但同時還在建築中。它是一個在旅途中的禮儀，但有一天它要變化整個世界，使天主成為「萬有中的萬有」。

（二）基督徒禮儀的真正基礎

新約是一個特別的時期，是曙光出現的時期—所以晦暗與明亮仍交織著—，是「已經」(ya)和「尚未」(todavía no)混合一起的過渡期，也因此，那些屬於經驗範疇的條件仍具有時效。基督信仰的禮儀神學遂也具有這樣的特殊形式。我們可從三個基本層次來看禮儀的這個特殊形式。

1) 耶穌在最後晚餐中所說的話、所做的行動是此禮儀的核心。原本由猶太會堂而來的敬拜成了基督徒禮儀中的「聖道禮儀」，在聖殿中所行的動物的祭獻也已由「感恩經」所取代。藉著它，基督徒得參與耶穌在最後晚餐中的祭獻，領受由麵

餅變化而成的聖體。而最後晚餐乃提前舉行了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祭獻及後來的復活。

2) 基督的被釘、死亡和復活，按其作為獨一無二的歷史事件而言，是已過去的事，是希伯來書信所說的「一次」(“semel”，“ephapax”)。但與這些外在行動相呼應的是一個屬神的事件，即耶穌內心的交付。這個屬神的行動包含了整個人：其身體、靈魂、心神、理智(logos)。這內在的行動不脫離外在行動而存在，但它又超越時間性，所以我們可以一再地進入其內、面對它。也因此，「同時性」(la simultaneidad)就成了可能的。「一次」與「永遠」在希伯來書信中是連結在一起的。這就是感恩祭的真正核心、真正偉大處。它使我們得以跨越時空，直接面對基督的逾越奧蹟。

3) 若說在第二層次中，過去與現在互相滲透交集，那麼這也是說，未來也臨在於這事件中；這事件是未來事件——即末日基督光榮的回來——的提早發生(como anticipación de lo venidero)。基督要使我的交付與祂的合而為一，好使我相似天主。所以禮儀不只是個儀式，也不是禮儀性的遊戲，它要使我的存在轉向聖言，基督的交付會變成我的。所以禮儀包括了一個倫理道德的要求，它要使我們的身體（即我們在世間的具體存在）轉變成「生活的祭品」（羅十二 1）。

總而言之，在禮儀中，過去、現在和未來交織在一起，並且碰觸到永恆。在禮儀中，天主下降此世，並把我們帶到天上去。禮儀把地上的時間帶進基督的時間裡，使我們直接面對祂的臨在。

（三）基督徒禮儀對參禮者的道德要求

敬拜天主的形式——即嚴格意義下所稱的「禮儀」——是敬拜天主很重要的一部份。但配合天主聖意的一種生活也是真正的敬拜中所不可或缺的。聖依肋乃這樣說：「天主的光榮在於一個活生生的人；人生活是為了看見天主」（*Adv. Haer.* IV 20, 7）。³廣義及深義之下的「敬拜」一詞含有超過我們平常所謂的「禮儀行動」的意思。它涵蓋了人一生的秩序：人一生應逐漸變成對天主的榮顯。這就是敬拜；這才是人對天主合宜的敬禮。

在天主聖子把自己交付出來作為贖罪的羔羊、死亡中的初果、萬物的首生者時，猶太人在聖殿中、以及一般宗教以動物所行的代替性禮儀，就完全失去了作用。只有藉著基督、在基督內、並偕同祂所舉行的，才是對天主真正的敬拜。可以說羅十二 1-2 給這種以 logos——即以道、以理、以言——來朝拜天主的概念(即“logike latreia”)，下了一個最恰當的註腳：「獻上你們的身體當作生活、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品：這才是你們合理的敬禮。」，同時也是基督信仰向古老世界對天的敬拜的危機，所做的一個答覆。「話」或「言」(la palabra; el logos)就是人的祭獻。在人的「言」、人的「話語」或「祈禱」(oración)裡，有他整個的存在，以至於他自己也變成 logos，也會與天主的「聖言」——el Logos——結合為一。所以基督徒的靈修目標首先不是做一個很才德兼備的人，而是做一個相似基督(Cristo)的人，做另一個「基督」，一個「小基督」(cristo)。

³ 參閱本書 38 頁。

（四）基督徒禮儀的三個特徵

教堂是基督徒爲了敬拜天主、舉行祭獻，而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它跟猶太人的會堂有連貫相似之處，但藉著與主耶穌的關聯，它又有其特屬基督徒的新穎之處。若把在它內所舉行的禮儀和猶太人會堂中的禮儀相對照，可以找到三個主要特點：

1) 基督徒的目光再不是朝向耶路撒冷，而是朝向東方、太陽由生之處。這不是對太陽的敬拜，而是宇宙自身在闡述基督。基督自己就是 *Shekhiná*，天主臨在之處，活天主的真正寶座。我們的祈禱既以基督爲中心，向東方祈禱也就意味著出去迎接要來的基督。這種祈禱既給我們指出基督，所以也給我們指出十字架。此外，朝向東方也意味著宇宙和救恩史要合而爲一。

2) 在基督徒聖殿的東牆—即教堂的半圓形後殿（*el ábside*）那裡—有一祭台，祭台上舉行的是感恩祭。基督徒通過祭台參與基督的逾越奧蹟，從世界跨越到天主那裡。所以可以說，祭台是天門敞開之處；它不是來把聖殿的場地封閉起來，而是使這空間向永恆的禮儀敞開。

3) 初期教會的教堂結構中，有兩個地方是禮儀舉行之處。一是教堂中央一個稍高的台子上。在那裡放置有福音書的寶座及主教座椅；信友圍繞著這兩個寶座，舉行聖道禮儀，聆聽主教因基督之名闡示天主的話。另一處是前面提過的後殿。在那裡有一祭台。感恩祭就在那裡舉行。舉行時，信友同主祭者一起面向東方，注視那即將來臨的上主。

此外，在會堂中，只有男人能參加禮儀，而在初期教會的教堂中，女人可以完全參與禮儀，進入神聖之所，同男人一樣圍繞著講道台及祭台。

（五）基督徒禮儀、宇宙及救恩史的相互連帶關係

在基督信仰中，對救贖主和對創造主的信仰是不可分的。在創造工程、歷史以及對天主的敬拜禮儀(*el culto*)之間，遂有一個相依共存的關係：萬物都遙望著盟約的建立，而盟約則使創造工程得以完成，並且與它同行進展；敬拜禮儀則是此盟約的核心。由此可見，禮儀不只救人類，也要牽引一切化工歸向天主。

基督信仰傳統上把宇宙視爲一種圓形運動，它具有兩個因素：「出離」(*exitus*)與「回歸」(*reditus*)。「出離」不是脫離存有、世苦，而是創造主自由而行、使受造物分享其存有的工程。「出離」指向「回歸」。「回歸」不是泯滅，收回受造物的存有，而是使受造物自由地答覆天主的愛，天主成爲萬物的萬有。祭獻就是一種「回歸」。藉著禮儀中的祭獻，人對天主還愛。祭獻使受造物得以棄捨自己，相似天主，因而得到拯救、治療。這祭獻在主耶穌的十架上得到了滿全，達到了高峰。所以一切敬拜禮儀就是爲了參與基督的逾越奧蹟，從死亡走向生命，走向天人的合一之境。

成了血肉的聖言不只給每一個個人和整個人類賦予意義，同時祂也賦宇宙以意義：祂會把我們從個人的孤立狀態中拉拔出來，把我們帶入諸聖的相通共融中。不只如此，甚至祂還要把我們帶入上天本境，藉著彌撒聖祭，在「頌謝詞」之後、成聖體之前，與所有愛品天神一起向天主高呼「聖聖聖，上主，萬有的天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這首大讚歌。也就是說，我們的詠唱是參與了那天上禮儀的詠唱與

祈禱的；它涵蓋了整個受造界。由此我們可說，基督徒的禮儀總常是一個涵蓋全宇宙的禮儀。

準此，基督徒的禮儀不只具有歷史性指向(*orientación histórica*)，同時也具有宇宙性指向(*orientación cósmica*)，而兩者既不相離，也不相混。

（六）祭台的坐落方向

在拜占庭建築中，祭台一向在拱頂下，即聖堂後殿內，司祭與信友也一致面向位於東方的祭台舉行祭獻。在西方，尤其是伯多祿大殿內，卻有兩個改變。其一是，大殿的指向是西方。其二是，祭台被移到主教座椅旁。造成這兩項改變的原因是：因為這個位置是在伯多祿的墳墓上方。這是一個特殊的原因，但對後來許多聖堂都起了直接的影響。廿世紀的禮儀改革曲解了羅馬大殿祭台位置的意義，認為該大殿中祭台的位置才是正常的位置，竟由此發展了一個新的禮儀觀念，主張聖體聖事應面向信友(*versus populum*)舉行。禮儀改革者認為，只有司鐸和信友面面相對，形成一個圓圈的模式，才能表達信友主動的參與(*participatio actiosa*，參閱以下第九點)，並且才符合最後晚餐的原始形式。其實這是一種錯誤觀念，因為「在初期基督徒時代，主持聚餐的人從來不坐在其他用餐人的對面；大家都坐在桌子的同一邊，以形成一個Σ形或馬掌形。所以在古代基督徒中，誰也沒有想到要面向信友主持聚餐…」。⁴

此外，「宴會」或「聚餐」也不能適宜地表達聖體聖事的奧蹟。聖體聖事指向十字架。它不只是猶太人所舉行的逾越晚餐；它早已藉著基督的十字架，成了一個不流血的祭獻。

所以聖體聖事的一個新的整合形式不應單單從「聚餐」這個概念得出，而應從聖殿及會堂、聖言及聖事、宇宙性幅度及歷史性幅度彼此之間的聯繫關係歸納出來。

（七）感恩祭—聖道禮與聖祭禮的融合

前面所提過的「言的祭獻」(*el sacrificio del logos*)這一概念—即如今我們所說的「聖道禮儀」—只有在與降生成人的聖言(*el Logos Incarnatus*)的概念結合起來時，才是完整的。聖言是那成了血肉的天主；祂要藉著自己的肉身，帶領人的整個肉身(*toda la carne*)來朝拜天主。「道」或「言」(*el Logos*)不再只是一如希臘人所想的一萬事萬物背後所隱涵的「意義」(*el sentido*)；祂已進入肉身，變成了身體。聖言—*el Logos*—接受了我們的痛苦和希望，以及整個受造界的期待，而把這一切都呈現給天主父。再也不是代替性的敬禮，而是基督代表我們所做的祭獻(*el sacrificio vicario de Cristo*)，要把我們帶領到天主那裡去，使我們相似祂，以愛和惟一真正的朝拜之情，把自己交付給祂。所以一如前面已提過的，「感恩祭」(*la Eucaristía*)才可說是「以『言』所做的朝拜」—*"logike latreia"*—更精簡的格式，因為它提到的是，在聖言降生成人的奧蹟內，在基督的逾越奧蹟內，人對天主所做的朝拜。

⁴ 參閱本書 101 頁。

（八）儀式的意義

在所有宗教史中都可以看出一個事實：人常設法尋找朝拜天的最合適方式，尋找一種能中悅天、也符合於天的本性的祈禱及敬拜的共同形式。我們可以在這個脈絡中，反省「正統」(ortodoxia)這個詞的本義。它起初不是指「正確的道理」(la recta doctrina)，而是指顯揚天主、朝拜天主最合宜的方式。因為在希臘文中，doxa 的意思是「意見」、「外表」。而在基督徒的語言中，它是指那「真正的外顯」，即「天主的光榮」。所以 ortodoxia 就其定義而言，也是 ortopraxis，即「正確的實踐」。現代人常把兩者對立起來，其實這種對立從字根上就可以獲得解決。重要的不是知道有關於天主的理論，而是知道什麼是與祂相遇的合適方式。這樣我們可以返回正題來說，對基督徒而言，儀式(el rito)就是：團體藉著信德而形成的那種朝拜天主的具體形式。這種朝拜也包括整個生活的實踐。所以，儀式的發源地不只是禮儀，也是生活；它也透過某種研究神學的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教會生活的法規表達出來。

仔細去研究在教會內有哪些種儀式，這些儀式又從何處而來，我們就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

1) 這些不同的禮儀都可溯源到宗徒所帶領的地方教會中；他們都在尋找與啓示事件的發生地及發生時間直接的關聯。我們很可以把「只一次而為永遠」(希七 27) 這個原則應用在儀式上：基督信仰絕不能與啓示事件所發生的土地分開。天主自己也願意在某一個地方、某一段時間裡向我們說話，為我們降生為人、死去，並且復活。

儀式跨越了不同的時期。耶穌基督向父或與宗徒們的祈禱都包含了一個當地時間，而這「當地」從耶路撒冷直擴展到安提約基、羅馬、亞歷山大及君士坦丁堡。因此，儀式無論曾吸收了多少不同文化的因素，都不是「本地化」的產物。儀式是由宗徒傳承所產生的具體形式，及此傳承在整個聖傳中的發展。

2) 沒有什麼嚴格的界線可劃分儀式，有的是不同儀式之間的交流，使彼此更豐富。那些大型的儀式包含了很多種文化。它們不僅跨越不同的時期，也造就了不同文化、語言之間的共融。構成其本質的一個因素是：它們不受個人、某團體、甚或某地方教會的干預，不能任憑人或團體的私意設計或改變。在禮儀中有某種不是我們所造的事物在等著我們，而我們一進入禮儀，便開始與那比我們更偉大的事物接觸；這個偉大事物根源於天主的啓示。也正因此，東方稱禮儀為「聖禮」(“Divina Liturgia”)。這詞正表達了它是不受人支配的，它是我們從天主那裡所白白得到的禮物。

總結來說，就如聖經只有生活在活的主體——即教會——中才是聖經，同樣，禮儀也得與其活主體——教會——相結合，與宗徒傳承一脈相連，才是真禮儀，才能使涵蓋許多不同文化因素的儀式應運而生。這也說明「創作力」不是禮儀中的一個

真正的範疇；它不是來自任何一個個人或團體的天份。相反地，只有當司鐸與信友愈謙遜地委順於這與天主的相遇方式，禮儀才能愈新、愈個人化、愈真實。禮儀絕不會藉一些言語或遊戲的無用發明而達到這個境地。

（九）「主動參與」的真正意義

梵二把「主動參與」當作禮儀慶典的宗旨，但很多人誤解這個詞語，以其義為「儘可能動員最多的人，且越頻繁越好」。到底要參與的是什麼？什麼是其中心行動？誰是主動者？誰是被邀參與者？澄清這些問題會幫助我們正確了解這個詞語。

「主動參與」的拉丁文是 *participatio actuosa*。論及禮儀時，*actio* 一詞指的是「感恩經」(*plegaria eucaristica*)。「感恩經」是禮儀慶典的核心。此定義為當時的外教人及尋找真宗教的知識分子來說，正好向他們顯示，他們過去以動物或其他事物所做的祭獻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滿足，其地位已為「言的祭獻」(*el sacrificio de la palabra*)所取代了。我們的信仰才是真正屬靈的宗教。在此宗教中，我們所舉行的是以言語、以心神、以真理向天主所做的敬拜，所奉獻的是向那支撐人的存在的天主所發出的讚頌、感謝、祈求、傾訴之詞；而天主自己也是「言」，天主第二位就是取了肉軀的「聖言」(*la Palabra, el Logos de Dios*)。在此也可順便提出，*oratio* 一詞有兩個意思。一，它本來不具「禱詞」之義；爲了指「禱詞」，拉丁文用的是 *prex*。它比較是指公開做的隆重講話。只因現在這個講話的對象是天主，且是天主啓發人、促使人向祂講話，所以它才得到了這個崇高的意義，有了「禱詞」之義。第二個意義是 *actio*。*Actio* 不只是一連串的話語。在 *actio* 中，人的行動(*la actio humana*)—就像在不同宗教中的祭司所做的那一切行動—已轉變成次要的，天主的行動(*la actio divina*)才是首要的。在此 *oratio*—感恩經—中，司鐸以主耶穌的身分說話—「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他清楚意識到在成聖體的時刻中，講話和行動的不再是他自己，而是主基督。

整個受造界都繫於天主在禮儀中藉人的言語所完成的這個行動。地上的各種元素都從它們本來的受造身分中被提拔出來，被轉變成另一種本質(*son trans-substanciados*)，即主的身體與血。新天新地就這樣預先來到了世界上。禮儀中真正發生的行動是天主自己的作為：這是基督徒禮儀的新穎獨特處。天主自己是那採取主動者，祂做了最重要的工作：祂使受造物成為新的受造物，以至於我們竟可以藉著地上的事物，藉著我們所奉獻的禮品，與祂自身相通，與祂結合。

正因如此，真正的禮儀陶成不在於學習或預演外在的行動，而在於接近那最屬本質的行動(*la actio esencial*)，接近天主變化一切的大能；而天主藉著禮儀的舉行，願意變化我們及這個世界。天主願意變化我們的身體，使它變成「具有復活能力的」(*capaz de resucitar*)，使它朝向復活，朝向天主的國，使它有 capacity 承行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在哪裡承行，哪裡就是天堂，連地上也會變成了天上。我們在禮儀中，首先該做的，就是深入天主的行動，好與祂合作。在禮儀中所慶祝、所領受的，以後我們要在每天的生活中去發展、去實行。身體應該爲了復活而做準備、受訓練。

訓練是每天都要做的工作，而其力量來自禮儀：在禮儀中，我們不停地轉向復活的基督。

（十）十字聖號

禮儀包括了身體的參與，這一點也表達在禮儀所要求的一些身體的姿勢和手勢中，其中最基本的一個祈禱手勢就是劃十字聖號。它有好幾層意義。首先，它是身體所用以表達對被釘者基督的信仰宣認，我們也藉它來肯定我們所信仰的天主不以毀滅、但以受苦、謙遜和愛來治理世界。其次，這個信仰宣認也是一種充滿希望的宣認：我相信受苦軟弱的那一位是全能的，它能救拔我。在劃十字聖號時，我們就把自己置於此記號的保護下；它好像盾牌，保護我們免於每日的苦難，甚至給我們繼續前進的勇氣。它也給我們指出生命之道，即跟隨基督。第三，這記號也與我們對聖三的信仰有關；它提醒我們記得所領受過的聖洗，尤其在沾聖水劃十字聖號時。它是苦難的記號，同時也是復活的記號。由此我們可說，在十字聖號及對聖三的呼求中（即所念的「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我們可以找到基督信仰的總綱與特徵。但它也因此是向整個宗教史開放的，又因此肯定天主臨在於受造物中。有好幾個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比方說，比較屬於希臘文化的教父們在柏拉圖的作品中找到一個奇怪的圖像：是刻畫在宇宙間的一個十字(*Timeo* 34 A/B 及 36 B/C)。柏拉圖是從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傳統中找到這個圖像的，而畢派傳統與古老的東方傳統又是相關聯的。原則上，這是一個天文學上的定論：古天文學所知道的兩球體的運轉——即以前所認為的太陽繞地球的橢圓形軌道，以及地球的軌道——在相遇的時刻，會形成一個希臘字母的形狀，即 χ ，而這個字母也有十字的樣子。因此可以說，十字記號已刻畫在整個宇宙間。柏拉圖並且把這個事實和代表神明的圖像相連起來；他認為世界的創造者(*el demiurgo*)一定把「世界的靈魂」充斥在寰宇間。除了這個例子外，聖猶斯定、聖伊肋乃、聖奧斯定及新舊約中，都可找到與十字記號有關的宇宙奧秘（比方在瑪廿四 30 的末世言論中，耶穌也說過：「那時，人子的記號要出現天上」）。事實上，天主曾對亞巴郎說：「我必祝福你，使你…成為一個福源」（創十二 2）。這句話正是在基督——亞巴郎的後裔——身上應驗的。它是天主對全受造物、全人類的祝福。十字——主耶穌在天上和地上的記號——應因此而成為專屬於基督徒的祝福手勢。當我們在自己身上劃一十字聖號時，我們就將自己置身於基督的祝福權下。當我們渴望人或事物受天主的祝福時，我們也在他（或它）們身上劃十字聖號。我們以十字聖號彼此祝福。

（十一）禮儀與宗教情感及本地化的關係

宗教情感作為信仰與不同文化之間的橋樑時，特別重要。它直接歸功於各個文化。宗教情感擴展了信仰的範圍，使信仰在生活的不同情境中富有生命力。它不比禮儀具普世性，但它可以把信仰的統一性和文化的殊異性連結起來。

談到這一點，似乎就自然該簡單談談禮儀與本地化的問題。在目前，禮儀在到處似乎都成了做本地化演習的實驗場所。只要一談到本地化，人們就只想到禮儀，而禮儀也因此被扭曲變形到令人慘不忍睹的地步。一個簡化到只在外在形式上做文

章的本地化，不能再稱為本地化；那只是對本地化的一種錯誤詮釋。本地化最基本、最首要的方式是從基督文化的各個幅度去發展它：那是與別人共融、做社會服務、尊重弱者、跨越階級差異、照顧受苦者及垂死者等的文化；是一種以平衡的方式提供理智與心靈的陶成的文化，一種政治文化、司法文化，一種對話的文化、尊重生命的文化等等。這才是做到基督信仰的本地化，它會帶來一種真正的文化；也就是說，它會幫助世人以天主的光來詮釋世界。文化的本意首先是教育(e-ducare)，亦即，使人的內心向他所有的潛能開放，將他的才能發揮出來。在宗教領域而言，從一個真正的民間宗教情感的成長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化。基督信仰之能如此根深蒂固於拉丁美洲的靈魂中，該歸功於宗教情感。在此宗教情感中，基督的奧蹟變得離人非常得近，它真的變成他們生命的一部分。

宗教情感是禮儀的土壤；沒有它，禮儀就發展不起來。可惜很多次它受到禮儀運動的某些人的輕視與踐踏，尤其是在梵二的禮儀改革之後。實在該做的是去愛惜這種宗教情感。需要去淨化它、引導它，以尊重之心接受它，因為它是天主子民接受信仰的方式；它是信仰屬於內心、屬於信念的那一面。宗教情感凋萎的地方，最易發展出理性主義和教派主義(el sectarismo)。一個儀式受到尊重的地方，人們就會自然地體會到其生命力；文化的不同性與信仰的統一性在其中也就不會變成兩個不相容的極端。

叁、結論

禮儀在基督信仰生活上，的確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書作者對教會的禮儀溯本追源，除了提供極重要的聖經依據之外，也給它精深的神學基礎，及許多極為實際的做法。“Lex orandi, lex credendi”。祈禱的準則就是信仰的準則；教會怎樣祈禱，她就怎樣相信。這是我們在談禮儀時，必然提到的一個基本概念。禮儀可說是天主子民接觸救恩奧蹟的把關者；無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少，在此世中，大家都要藉著它，領受恩寵，進入天主的國度。它又是最直接影響信友的信仰生活與靈修生活的一個因素。禮儀若沒有合宜地把教會的信仰呈現出來，信友的靈修生活就會受到莫大的傷害。而靈修生活若不深，教會就不能指望其子女能有一清楚的福傳意識。可見這個反省的重要性。書內值得細細思考的論題不勝枚舉。本文囿於篇幅，只能粗略介紹其中十一點尤為重要的概念，希望藉此一窺作者的思想堂奧，從其中學得一些做禮儀反省的能力，以幫助自己或別人對於梵二改革後，地方教會在實行上可能有過的一些盲點或偏差之處，有較清晰的看法。

+++++

本文經作者李德蘭小姐同意後刊登於輔大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網站。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歡迎下載閱讀並且來信指教；請勿做其他使用。